

金華叢書



黃文獻公集卷之三

元黃 摺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賦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恆潔志以好修憑祖先之遺業  
兮援往烈之餘休粵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  
獨貿貿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違郵攬雋哲以我弼兮  
懿前志之爲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躋蹻而見收  
胡閔勉抱茲獨兮曠周旋於窮陬廓私處而莫伍兮

愴增思以懷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卒  
並轡以疾驅兮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顧忍  
恥而蒙羞惟昔者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眾雜還  
其既多兮邈異趣之交鉤紛詡詡以徵逐兮咸胥顧  
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矧將勗予以良猷居快悒  
其誰語兮弦予歌之幽幽惘惘慌以顧懷兮耿孤倡  
而無酬哀下土之全濁兮駭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  
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曼曼而靡極兮忽又  
惑其所由非識路爲之先道兮懼九折之摧吾軫羌

亢豫以狐疑兮悵臨歧而夷猶軫中情之戀嫪兮思  
勃鬱而莫抽噫遺行之已累兮固吾以爲贅疣弗瞑  
眩之是圖兮何厥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怠兮悼年  
歲之易邁諒予懷之旣騁兮雖坎壈其敢偷苟非予  
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兮遂矢心以綢  
繆夫有恃以爲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膏闇兮維元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  
兮配天地以爲人曩旣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

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  
繫皇羲之神聖兮感  
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  
何有畫而無書豈至  
道之元遠兮非名言之可摹  
懿尼邱之降神兮廓人  
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  
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  
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  
太極兮非虛無與惚  
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溼  
以類兮五行順施南  
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物錯綜  
兮殊鉅細與妍蚩孰  
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  
都而江左兮胡亂說  
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  
遠而偉先哲之獨詣



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  
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  
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牆垣爲戶牖析  
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堊  
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語言於不朽昔聖  
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  
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疇  
敢索無聲於官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  
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

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  
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  
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諉庶返觀而有得兮  
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贊

閑閑贊

并序

客有談元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爲也無  
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旣登釣天之庭而主列僊之籍  
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螻蟻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

蟪不足以及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蘧廬眾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逍遙與道爲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邱壑所不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  
乃罔畏忌怵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壁圭  
千鈞則重鰥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甯使妖血  
狼籍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  
人之非兮魴鱖之舞尙其聞孫曰予禦侮

李御史畫像贊

瞳如點漆顏如渥丹法冠朝服望之儼然人見其有  
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孰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  
畫史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爲  
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爲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  
不務學而求師虛以爲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  
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於軒  
爲宜居焉游焉朝斯夕斯嚮晦宴息尙要其歸請爲  
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世祖歷事四朝

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  
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自休致入直詞林  
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睹公遺像撫時  
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  
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逍遙於邱壑緬想其際  
會於風雲覲一言之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  
著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勵以紀綱乎  
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

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  
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  
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  
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董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閥初無貴驕之色立乎  
朝著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  
祥雲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  
黃閣清風也

騷

訟魃

皇亶正直兮冒下惟仁肇毓嘉種兮誕生烝人胡汝  
魃之暴亢兮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兮俾閔厥伸  
窮千里以逞毒兮豈此土爲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兮  
俶九厄之邁凶乘陽竊出兮霍霍隆隆斥棄輿馬兮  
謂肥蠃其猶龍絳帑彤靴兮疾走如風揚氛塹於澮  
涂兮瞻我野其童童餽糧殫於草木兮搏塊礫之不  
可食旄倪僵尸兮強斂死力首邱而弗遑兮胡愍隸



之可得狐狸飽而跳跟兮腐齒縱橫蒸藿出戶兮室  
無哭聲野蔡蔡其誰闢兮磷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  
兮曷極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兮職魑所爲耗賊大和  
兮遏元澤於旣施朋殃友厲兮出入敖娛仰九闕而  
往愬兮予踈踈其屢止曰無往而勿復兮其悔禍之  
汝族胡披猖而薦肆兮將窮菑乎今茲扇虐燄於熒  
熒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煇其如饋兮憎薄人之四  
肢挺刃歟至兮狼顧睽睽曾遺民其幾何兮矧有秋  
以爲期咨汝魑兮誠忤忍而險愎憑妖矜孽兮畔戾

聖則謂吾莫汝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赫臨汝  
兮顧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斃兮威不可久乘孰怙  
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叱咤雷霆  
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戕屏絕兮鬯嘉生於百齡  
磔棄妖瞽兮沈溺清泠嗟魑弗悛兮後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  
方退居田里或訛其苞苴不修以爲迂闊乃倣昔賢

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於道

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徇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強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邪今吾子餐醇醪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厠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闥歷絳闕騰翕施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智能於斗食之末然且僴勉趨起擇地而趨持下執雌以蹠蹠乎泥

塗子之爲術不旣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眎覲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賭擡橈之利用而將乘之階阨也曩者王途慘濁獯狻接足恹恹婢婢壤壤轟轟川奔焱馳爪拏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廉夾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翺捷疾更起迭仆朝據要津夕僭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於終